



虎穴姻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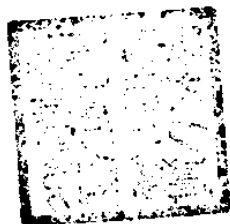
顾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519381

虎 穴 姻 缘

顽 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徐式平 李廷君
封面设计：张延宁
插 图

虎 穴 姻 緣
Huxue Yinyuan
顾 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 42 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26/16·字数 20,000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8 845

ISBN 7-5317-0187-1/I·188 定价：3.05元



李慕白



柳翠屏



刘

忠



柳

升

目 录

- 第 一 回 金将军乔装接娇客
李教头奇谋擒顽敌····· 1
- 第 二 回 贪生怕死将军甘俯首
义无反顾教头闯龙潭····· 11
- 第 三 回 深入虎穴英雄赴位
喜获乘龙小姐倾心····· 22
- 第 四 回 忠臣义士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将遇良才····· 33
- 第 五 回 打入侯府旗开获胜
防范有术暗伏危机····· 42
- 第 六 回 花园比武书童献艺
帅府夜审金洪失魂····· 53
- 第 七 回 金洪骨软泄实底
夫人性刚闹书房····· 64
- 第 八 回 出尔反尔真假不辨
将计就计忠奸难分····· 76
- 第 九 回 一片忠忱反遭奚落
两位壮士大义献身····· 87

第十回	斗敌酋壮士智广 审家将勇帅计穷	97
第十一回	义愤填膺悲教友 美满姻缘喜鸾凤	108
第十二回	洞房花烛你亲我爱 书斋夜审触目惊心	119
第十三回	侯府新房传喜气 都司帐内虑敌情	131
第十四回	柳升计穷捉襟见肘 先生献策引虎下山	143
第十五回	安远侯计设罗网 铁骑军大显神通	153
第十六回	火龙宴官兵惨败 追柳升义士神威	164
第十七回	遭伏击柳升亡命 降义军小姐多情	175
第十八回	有情人终成眷属 寡义者其计难伸	185
第十九回	攻卸石山寨两败北 夺青州府城一场空	196
第二十回	夺空城赵林又碰壁 战青州小姐巧用兵	207
第二十一回	柳翠屏威震青州府 赵锡锅正气感敌酋	218

第二十二回	母女相逢亦悲亦喜 正邪争斗孰胜孰亡·····	229
第二十三回	杀淫贼义士奇勇 夺青州激战犹酣·····	240
第二十四回	弃空城苍龙入大海 杀官兵猛虎归深山·····	250
第二十五回	出尔反尔降将反水 将计就计义士诱敌·····	260
第二十六回	劫营未逞反招祸 追敌不获堕彀中·····	271
第二十七回	兵不厌诈敌破胆 弥天大谎假冒功·····	282
第二十八回	唐赛儿巧布诱敌阵 杨小花委屈割柔情·····	294
第二十九回	西山谷有胜有败 卸石山亦喜亦忧·····	305
第三十回	小姐重义弃公子 刘忠为国巧用兵·····	317
第三十一回	官兵困山如铁桶 义士闯府似闲庭·····	328
第三十二回	攻山难逞陈尸满岗 反正成功遁走蛟龙·····	339

第一回 金将军乔装接娇客
李教头奇谋擒顽敌

明朝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八月初一的清晨，万里碧空红霞染，四野阡陌农夫忙。在山东莱芜通向益都的大道上，有两个骑马的行商，一前一后向益都缓缓而行。

前面马上的人穿着很阔气，象个大老板。他看上去四十开外，扁扁脸，塌鼻梁、小眼睛、薄嘴唇，是个矮胖子。后面马上的人穿一身灰府绸旧褂裤，象个小伙计。他看上去约二十岁上下，长得眉清目秀，乍一看，真会疑他是个妙龄少女。

他二人出莱芜镇走了约五六里路，这个小伙计打扮的人催马上前，和矮胖子并辔而行。这小伙计模样的人问道：“金将军！此去益都城尚有多远？”

被称为金将军的矮子连忙向四外撒眸了一下，见近处无人，这才放心地小声说：“约二百余里，明日便可早到。”

“那……”小伙计疑惑不解地说：“只有二百里？那你我稍一加鞭，今日便可早到，为何要如此缓慢行走呢？”

“公子有所不知，此地非莱芜以西可比，乃白莲教乱匪经常出没之地。我们缓缓而行一是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以静应变，免忙中出乱；二是免得招风，还是多走一天的好。须知这道侧之农夫，民匪难分啊！”

被称为公子的小伙计点了点头，抱拳说：“受教了。那……今夜到何处去投宿呢？”

“此去一百三十余里是太河镇，你我黄昏之前赶到太和镇歇脚。太和镇离益都不足百里，一路均有官兵哨卡。明日不等午牌时分便可见到你姑父大人了。托侯爷和公子的福，一路平安。公子！二十四拜只差一拜了，还望公子耐心，只要安全到达益都，则是你我之大幸了。”

这公子点点头，轻勒缰绳，马放慢了，他仍然象个小伙计的样子，默默地跟在后面。

原来，这矮胖子是游击将军金洪，奉安远侯柳升之命，去凉州迎接张华公子前来益都完婚。这小伙计打扮的正是张华公子。他二人要经过白莲教出没的地区，认为多带兵将保护反而不安全，这才化装成商人的模样。他们知道白莲教痛恨朝廷、官家，但对贫民百姓和商贾从不伤害。

他二人走了约莫六十多里地，进入到南博山地带，猛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烟尘滚滚，有一行人马飞驰而来。

金将军忙回头说：“张公子！你休要惊慌，看我的眼色行事。若有人问你的话，你仍旧装哑巴，由我来回答。如果是白莲教匪徒，只要你我不露破绽，他是不会伤害商人的。要是遇上官兵，那就更好了。”

说话间，双方的马越来越距离越近，金将军已经看清了，前面来的是十五名官兵。他不由心中一喜，暗想：唔？莫非是侯爷派人来接我来了？不……不会呀，侯爷不知道我会从

此道而归，更不知道我何时归来……

他正想着，这十五名官兵已靠近了。只听得有人喊道：“呔！站住！下马！”

与此同时，有四骑官兵从他身旁穿过，再兜转马头，截住了他二人的后路。前面有一名军官领四名官兵翻身下马，五匹马的缰绳由一名官兵牵着，军官领三名官兵朝他走来。另外还有六名官兵，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这前后十名马上的官兵，都是手执弓箭，背插大刀，好不威风。

金将军只好翻身下马，张公子也跟着下马。金将军把缰绳递给张公子，真象老板和伙计的样子。他自己迎上几步，等候问话。

这军官大步上前，逼近金将军，上下仔细打量一番，不紧不慢地问道：“什么人？哪里来？到哪里去？”

金将军心想：白莲教乱匪也可假充官兵，在真假未辨之前，暂不能说真话。他忙装着商贾的模样，显得有点紧张、害怕，又躬身作揖陪笑道：“小人乃前面朱崖人氏。贱字金得才，一向在外贩卖药材为生。今时值八月，特意赶回家来过中秋佳节。”

这军官不加可否，扔开金将军不问，突然大步逼向张公子，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他什么人？快说！”

张公子是个文弱书生，虽是官宦子弟常见官兵，但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早吓得心怦怦直跳。到真有点象未经过世面的小伙计。他惊恐地往后退缩，靠在马身上，呆望着军官，不知所措。半天，才想起来金将军让他装哑巴，他忙指着自己的嘴装哑巴：“阿巴阿巴……”

“嘿嘿，老爷！”金将军怕张公子这未经世面的嫩雏经不住吓唬，忙转身赶上两步，点头哈腰地说：“他是泰安县源茂脚力行（专出租牲口和车辆的商行）的小伙计，是个哑巴。我雇了他们脚力行的牲口，他跟来拉牲口的。”（拉牲口，送顾客到地方，收下钱，将牲口或车辆领回去。）

“拿下！”这军官一声吆喝，三个官兵立刻冲上前来，不容分说，把金将军和张公子反剪双手，捆个五花大绑。

金将军一面挣扎，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质问道：“你，你为何胡乱绑人？请教，我身犯哪条？”

“哼！明眼人不用细说，你们是白莲教逆匪的奸细。”

“你，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屈赖于我，说我是白莲教有何为凭？”

“你破绽百出，能瞒过老子的眼睛吗？哼！你说他是哑巴，是源茂脚力行的小伙计，真是半夜遇上判官爷——一见鬼！脚力行的小伙计整日价风吹日晒、喂马拌料、挑水推磨、抱柴烧火、打扫厩粪，干的全是粗活，必然脸色黑红、手皮粗糙。你看他，细皮嫩肉、红白相间、面傅香粉、十指尖尖，乍看象千金小姐，细端乃儒雅书生。再说，一个哑巴，只能在店中喂马打杂，岂有打发他外出拉牲口之理？你这是牛头和马面吵架——一派鬼话，岂能骗过老子？”

“嘿嘿，军官老爷！他，他实是源茂脚力行王掌柜的二少爷，确也是个哑巴。因我和王掌柜是老朋友，特领他上我家玩玩，反正过完中秋节我还要回去，非但不用他……”

没等金将军说完，这军官抢步上前，抬手“啪！”扇了金将军一记响亮的大耳光，打得金将军一头栽倒，半脸发

烧，耳鸣眼黑，嘴疼心跳，腮帮子立刻肿起老高，一丝丝血顺嘴角往外冒……金将军被反剪双手，在地上打了两个滚也爬不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你竟敢打我！？”

这军官伸手抓住他背上的绳子，把他提起来，逼他站好，而后大笑，“哈哈……非但打你，你敢再跟老子兜圈子，老子还要用刀把你大解八块呐。”

“你，你……”金将军气恼至极。这军官看样子顶多是个百总，应该说是自己小小的部下，竟敢把自己打成这个样子，这还了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但自己没表明身份，有理也说不清。他疼痛难捱，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小眼睛瞪得要蹦出来，大声吼道：“你，你在哪个营吃饷？身居何职？”

“怎么？你还想跟老子算后帐啊？告诉你！老子叫马良臣，是青州卫二所的百总，你敢把老子怎么样？”

金将军一来急了，二来看出官兵不会有假，三来也怕不说明还会挨打。他自叹倒霉，遇着这么个“虎”家伙，吃了大亏。他盘算着：我一亮出身份，他必然放开我并向我磕头谢罪，那时我狠狠地打他一顿，以泄心头之恨。于是他咬牙切齿地喝道：“你，你原来是右卫营一个小小的百户，你真是瞎了狗眼！既是在右卫营吃饷，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你别山猫趴草窠——装虎（唬）。老子不认得你是老几。”

“混蛋！翻开你的狗眼皮仔细看看！连，连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怒气冲天，狂吼道：“快松绑！我，我要宰了你这个瞎眼耗子！”

“你，你是……”

“我不是金洪吗？”

“什么？你，你是金将军？”

“正是。他也不是哑巴，是我奉侯爷之命请来的贵客。还发什么呆？快解开呀！”

“这……”百总十分为难地说，“小子罪该万死，冒犯了将军的虎威。还望将军宰相肚子能撑船，恕小子无、无知。不过，小子初来乍到，确实不识将军虎颜，怕、怕一旦是奸细冒充将军，轻易放了，小子吃罪不起。是否请将军暂委屈片刻，跟小子上哨所去一趟，我们千总老爷准能认识将军，你若是真，他必然松绑叩罪，那时小子再给你老叩头……”

金将军琢磨：是呀，这小子不认识我，就凭我说是金洪，他那能放呢？反之，我也不认识他，也不能马上把证据、实情和盘托出，不如随他到哨所，千总以上没有不认识我的，大部分我也认得他们，那时就好说了……哼！你不用神气，等你们千总和你一块跪着向我谢罪时，我再整治你。他想到这儿，无可奈何地问道：“少啰嗦，你们的哨所在哪里？”

“离此不远。”

“那就走吧！”

“金、金大将军！您老是明理人。只因这一带常有白莲教逆匪出没，因此奉卫指挥使大人之命，在此一带设立了三个暗哨所。千总有令：凡捉住可疑之人带往哨所，一定要蒙上眼睛。这是上头的命令，概不由己，小子不敢擅自违抗，还

请大将军恕罪。”

金将军一听，虽然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可一想：既是这小子不认识我，和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就认倒霉吧。他恨恨地说：“那就蒙吧！要是误了我的大事，小心你们的脑袋。”

百总一挥手，三个官兵上来，掏出预备好的长条青布就把金将军和张公子的眼睛全勒上了。

金将军忙喊：“张公子！委屈你了，和他们说不出理，等到了地方，再收拾他们……”

谁知这几个官兵毫不开面，把他二人抬着横伏在马鞍上，再用绳子狠狠地勒紧、捆在马鞍上。

这下子金将军实在受不了，便嘶喊、嚎叫，祖宗三代的骂上了。

百总大声喝道：“住口！在没弄清身份之前，只能把你当做可疑人看待，你若再叫骂，可别怪我无理，得用马鞭子说话了。”

金将军吓得果然不敢骂了。这个百总他是领教过了的，也不知他有多大的力气？一巴掌就把自己打一个跟头，牙花打烂嘴打肿，至今还钻心疼呢。要用马鞭子打那就更厉害了。

金将军只觉得这马在往回走，走了不远好象是下了大道，七拐八弯使他无法辨别方向。有时好象在崎岖山路上奔走，有时好象遇上了平坦地，马在飞驰。遇上那坎坷不平的道，马稍走快一点，他就受不了。他本来就胖，大肚子伏在马鞍上要承担他整个身躯的重量，不仅压得喘不过气，而且